

● 中国古代文学

袁宏道《解脱集》散文艺术论

熊 礼 汇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熊礼汇(1944-),男,湖北公安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散文、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研究。

[摘 要] 袁宏道《解脱集》所收诗文,是他在性灵说指导下实行诗文革新的成果。其散文的艺术精神,显示出作者对个性自由的尊重,对自得、自适之趣的追求,和对个体生命的珍惜。在艺术上则表现出“无所不写”、“披露”“直尽”和“信腕信口”、“文无定体”的特点。

[关键词] 解脱集;自得自适;披露直尽;信腕信口

[中图分类号] I207.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3)06-0749-07

袁宏道《解脱集》所收诗、文作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上半年。全是他解官吴门以后,和陶望龄等人畅游吴、越时的作品。集中收诗188首,收文77篇。袁中道说“先生诗文,如《锦帆》、《解脱》,意在破人之缚执”^[1](第1670页,第1710页)。江盈科作《解脱集序二》,更从反“拟古”的角度,来说《解脱集》中散文新异之美的创作意义。毫无疑问,《解脱集》和《锦帆集》(收诗86首,收文138篇),是宏道以性灵说为指导,实行诗、文革新的结果。从《解脱集》所收诗歌,看作者如何进行“创作‘新诗’的尝试”,已有李师健章先生《论袁宏道“解脱集”中的诗》^[2](第373页),作过论述。本文仅从分析《解脱集》所收散文的艺术特色入手,看作者如何在散文创作中“破人之缚执”。而论其艺术特色,拟从艺术精神、艺术风格、艺术表现形式三方面展开。

一、“解脱”“尘网”,“作世间大自在人”

《解脱集》所收散文,分为山水记、尺牍和杂著三类。前二类篇数约占九成,是袁宏道当时最得意的文字。他对江盈科说:“越行诸记,描写得甚好,谑语居十之七,庄语十之三,然无一字不真。把似如今作假事假文章人看,当极其嗔怪,若兄决定绝倒也。”^[1](第515页)真文出自真人。细品其游记、尺牍,我们确实能看到因“解脱”“尘网”而成了“大自在人”的袁中郎的“真人”面目。

这是一副乐不可支、喜不自胜的面目,映现的是一颗“快活无量”的心^①。他在致宗道的信中,说越中之游的感受,有云:

自堕地来,不曾有此乐。前后与石簪聚首三月余,无一日不游,无一游不乐;无一刻不谭,无一谭不畅。不知眼耳鼻舌身意,何福一旦至此,但恐折尽后来官禄耳。……西湖看花是过去乐,岩镇聚首是见在乐,与景升南游是未来乐。《伯修》)

信中还说到此行的作诗之乐。有越中佳山水可游,有兴味相似者同游;纵谈几令诸儒逃遁无地,调侃偏逢忒煞有趣之人;间一打坐,随意作诗,如此焉能不乐?何况他对此向往已久、是个刚刚从“活地狱”跳出的人^②。事实上,袁宏道正是怀着解脱尘网后无比自由、无比快活的心情作越中之游的。初去官,他就

说“乍脱宦网,如游鳞纵壑,倦鸟归山”^[1](第 303 页)。又说“败却铁网,打破铜枷,走出刀山剑树,跳入清凉佛土,快活不可言!不可言!投冠数日,愈觉无官之妙”。可以说,这种“不可言”的“快活”感,几乎灌注于所有游记和相关尺牘的文字中。

请看他西湖之游。本来他在无锡时,就说过“西湖之兴,至是益勃勃矣”^[1](第 419 页),一到武林门西,一入西湖,感受之妙,简直不可言说。激动、欣喜,无可名状的快感,使他心旌、神迷。说是“从武林门而西,望保叔塔突兀层崖中,则已心飞湖上也”。“棹小舟入湖,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才一举头,已不觉目酣神醉。此时欲下一语描写不得”^[1](第 422 页)。这已不是冷静地审美,作者早就心甘情愿作了西湖之美的“俘虏”。宏道记游,多是写他被自然美征服的强烈感受。但有时也写他与诸友置身湖上落花丛中的娱乐活动,写他与同伴登山途中的惊异之感,写他因睹自然奇观而产生的奇想。有时写同伴趣事,写对地名的议论,写对景点相关人文故事的看法。宏道曾向友人说过他在西湖的感受,既谓“西湖桃柳之胜,绮罗之艳,山水之奇,大率言不能尽。近得陶石簪同游尤佳”^{③[1]}(第 483 页)。又说“掷却进贤冠,作西湖荡子,如初出阿鼻,乍升兜率,情景不可名状。自今以往,守定丘壑,割断区缘,再不小草人世矣,快哉”^[1](第 479 页)。可见,其文写出上述内容,固然是西湖山水的自然风光令人着迷,但也是他解脱尘网后倍感自由自在所致。

这种自由自在的快感,也显现在记游越中其他山水的文字中。此类游记,除生动地描写山水风光外,突出者有二。一是详记游观细节,二是记游中趣言趣事,两者都着眼于人。

前者,如《吼山》言吼山有潭,望之洞黑如墨汁,深不可测,而“余等自外望,兴不可遏。呼小舟游其中,深潭无所用篙,每一转折,则震荡数四,舟人皆股栗。因停舟石壁下,观玩良久”。如《玉京洞》记入洞,谓“余与二陶皆贴地而行。炬烟大作,眼泪如雨”。《五泄一》记众人至青口,见满山_巖花异草,“因相顾大叫曰:奇哉!得此足偿路债,不怕袁郎轻薄也!”王静虚却说:“未也,尔辈遇小小丘壑,便尔张皇如是,明日见五泄,当不狂死耶?”“余与公望闻之喜甚,皆跳吼沙石上”。

后者,如云:

醉中谓石簪:“尔狂不如季真,饮酒不如季真,独两眼差同耳。”石簪问故,余曰:“季真识谪仙人,尔识袁中郎,眼诨不高兴?”四坐默然,心诽其颠。(《鉴湖》)

西施山在绍兴城外,……尝同诸公宿此一夜,石簪和余诗有云“宿几夜娇歌艳舞之山”,盖谓此也。余戏谓石簪:“此诗当注明,不然累尔他时谥文恪公不得也。”石簪大笑,因曰:“尔昔为馆娃主人,鞭_撻叱喝,唐突西子,何颜复行浣溪道上?”余曰:“不妨。浣溪道上,近日皆东施娘子矣。”(《西施山》)

既记游观细节、又记趣事者,则有《天目二》中数行文字,谓“天目之山,……幽于活埋庵。庵小而饰,竹石皆秀,面峰奇削,广不累丈,游人行刀脊上,发皆竖。峰颠老松,偃石侧出。周望缘而上,坐其干,余谓:‘陶王孙,今即真矣。’周望身羸瘦,故有此戏”。

详记游观细节和游中趣言趣事,《锦帆集》中山水文字亦有其例^④,但那反映的毕竟是吴县县令袁宏道的感受^⑤。《解脱集》中此类文字(包括像《五泄二》中纪述作者作奇怪之诗和众人处于恐怖状态的文字)^⑥,所表现出的,却是已经“掷却乌纱”、“解脱”“尘网”、自称为“野人”^[1](第 487 页)的袁中郎的名士风度。他“放浪丘壑,怡心山水”,尽露狂放之心,频生自然之趣,自谓“任心到此,安得不适”^[1](第 482 页)。正因“自适至极”^[1](第 217 页),故其“彻底快活”^[1](第 509 页),连呼“快哉”,而有“狂死”之态。读越中游记,处处都可见到袁中郎这位“世间大自在人”^[1](第 222 页)、“逍遥缠外人”^[1](第 311 页),徜徉山水、颇为“自得”、“自适”,“真乐”不已的身影。

面对“这一个”袁中郎,不由使我们想到他在作县令时,对亲友们诉说为令之苦的话。如谓:“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1](第 208 页)“自领吴令来,如披千重铁甲,不知县官之束缚人,何以如此,不离烦恼而证解脱,此乃古先生诳语。……人生几日耳,而以没来由之

苦，易吾无穷之乐哉！计欲来岁乞休，割断藕丝，作世间大自在人^[1]（第222页）。”“作令如啖瓜，渐入苦境，此犹语令之常。若夫吴令，直如吞熊胆，通身是苦矣。……吏情物态，日巧一日，文风机阱，日深一日，波光电影，日幻一日。更复十年，天下容有作令者耶？”^[1]（第272页）“生年三十，头发种种，纵不能骖鸾驾鹤，消摇云海，亦当率行胸臆，极人间之乐。奈何低眉事人，若牛马之所难，貌妾妇之所羞乎？不肖行矣！”^[1]（第293页）宏道为令之苦，苦因很多。最大的原因是吏道缚人，失去自由，所谓“一入吴县，如鸟之在笼，羽翼皆胶，动转不得，以致郁极伤心，致此恶病。大抵病因于抑，抑因于官，官不去，病必不痊。”^[1]（第297页）

大抵宏道“恶病”，既病在身，更病在心，因而他要“离烦恼而证解脱”、“作世间大自在人”。欲祛“恶病”，唯有“掷却乌纱”，而“湖水可以当药，青山可以健脾，逍遥林莽，欹枕岩壑，便不知省却多少参苓丸子矣”^[1]（第286页）。于是就有了越中之游。因此，我们看到：《锦帆集》中散文，多写其欲作“大自在人”而不得的痛苦；《解脱集》中散文，尽写其解脱尘网、作了“大自在人”的“快活”，两者同具一种艺术精神。这种体现在散文中的艺术精神，显然来自袁宏道的人生艺术精神。其人生艺术精神的实质，就在于对个性自由的尊重，对自得、自适之趣的追求，和对个体生命的珍惜。

二、“无所不写”，“披露”“直尽”

轻俊、通脱、快爽、明丽，是《解脱集》中散文艺术风格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写法上，则是“无所不写”，“披露”“直尽”。之所以如此，一则袁宏道本来就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欣赏“劲直而多恣，峭急而多露”的“楚风”，以为“情随境变，字逐情生，但恐不达，何露之有”^[1]（第187页）。再则他两年为令，个性备受压抑，胸中郁闷之气太多，而今又“快活无量”，都需要充分释放、抒发。

《解脱集》中散文，尺牍、游记同一风格。尺牍多写给亲友（有的是老官长，兼老朋友），故出语随意。如江盈科所说：“若夫尺牍，一言一字，皆以所欲言信笔直尽，种种入妙。”“中郎诸牍，多者数百言，少者数十言，总之自真情实境流出。”^[1]（第1691页）情真境实，信笔直尽，或曰“揭肺肝示人”，本是宏道入越以前所作尺牍就具有的特点，除此以外，越中尺牍多言其快活心境，而且说得风趣、有味，能使人爽心解颐。这从前引尺牍片断即可看出，欲知其妙，不妨诵读一、二完篇。如：

病夫竟解官矣！至湖上矣！君家兄弟幸如约早过一谭。病夫此来，携得有二十斗珠玑，当与君家兄弟共之。（《陶石簪》）

一月住西湖，一月住鉴湖，野人放浪丘壑，怡心山水，一种闲淡，不敢轻易向官长言，恐无端惹起人归思，冷却人宦情，当奈何！弟前路未知向何处去，唯知出路由路而已。山行之忙，忙于作官，草草奉复，不多及。（《孙心易》）

近日挈卢邀辈，竦身云清，偶尔飞锡至此，问此下界人，始知为尊兄国土。既尔狭路相逢，不得不为作三日留。城外净室乞一间，须净而香乃可，不则打扫斗山上书室也。留歛大约不过三日，即往齐云，幸勿令人知。（《陈正甫》）

《陶石簪》起首“病夫”二句，是以抒怀代叙事。着一“竟”字，用两“矣”字，即将作者终于解官、来到湖上的庆幸、欣喜、自得之情，和盘托出。而携得珠玑云云，自将陶氏兄弟游心撩拨得痒痒然。《孙心易》中“不敢轻易”云云，用俏皮话说“野人”“闲淡”之乐，孙官长读之，亦当掀髯而笑。《陈正甫》向人借宿，全用谐言谑语，既把逗留理由说得冠冕堂皇，又借势提出住室要求。七分脱洒，三分狡狴，映现出一个自由自在、狂喜狂乐的袁中郎。宏道作尺牍，披露直尽以抒怀，对亲友不掩狂放之心、自得之趣，实与其涉足山水，“每遇一石，无不发狂大叫”一样，都是解脱尘网、快活至极而率行胸臆的自然发露。读此类尺牍，不可忘了他对朱虞言说的“两年为格套所拘，不得少吐寸肠”^[1]（第303页）。对范允临说的：“吏网缚人，遂令三寸之管截为刀笔，骚律之学饰为爱书。面貌尘土，腰肢卷曲。即文雅若足下，未得倾肠吐露一语”^[1]（第305页）。如今“格套”已脱，自当“倾肠吐露”，其尺牍何以无所不写，披露直尽，原因正在于此。

《解脱集》中游记,披露直尽者,除前言游观情节和趣人趣事外,尚有“真乐”之人袁中郎眼中的山水之美,和他借山水所发的议论。

先说前者。袁宏道能运丹青之笔,写活山水,尽显其美。其中奥秘,江盈科说是:“中郎所叙佳山水,并其喜怒动静之性,无不描画如生。譬之写照,他人貌皮肤,君貌神情。”^[1](第 1691 页)其实,最重要的是他能将快活无量的情愫注进山山水水。以其喜怒动静之性,写山水喜怒动静之性。用自己的性灵,塑造山水的灵魂。

宏道记山水,其无所不写,披露直尽,是以尽显其美或尽言其情境特色为前提的。像《天目一》,写“天目幽邃奇古不可言”,可谓描写细致、全面。宏道实将天目之胜,归纳为“七绝”,从七方面分类描写,展现山景奇观之美。像《飞来峰》说:

湖上诸峰,当以飞来为第一。高不余数十丈,而苍翠玉立。渴虎奔猊,不足为其怒也;神呼鬼立,不足为其怪也;秋水暮烟,不足为其色也;颠书吴画,不足为其变幻诘曲也。石上多异木,不假土壤,根生石外。前后大小洞四五,窈窕通明,溜乳作花,若刻若镂。壁间佛像,皆杨秃所为,如美人面上瘢痕,奇丑可厌。

这真是“无所不写”。宏道写山水是既“貌皮肤”,又“貌神情”。“貌皮肤”是既写其美,又写其丑,但写飞来峰人为之丑,实对其自然之美有衬显作用。文中四排比句,写峰之“怒”、“怪”、“色”、“变幻诘曲”,自是江盈科说的写“其喜怒动静之性”,突出的是飞来峰的神态美。《解脱集》中,不乏描写充分而又能妙传其神的山水文字,其描写手法亦与常人不同。比如:

五泄水石俱奇绝,别后三日,梦中犹作飞涛声,但恨无青莲之诗,子瞻之文,描写其高古薄之势,为缺典耳。石壁青削,似绿美蕖,高百余仞,周回若城,石色如水浣净,插地而生,不容寸土。飞瀑从岩颠挂下,雷奔海立,声闻数里,大若十围之玉,宇宙间一大奇观也。《《五泄二》》

狮子岩架壁为阁,下临无地,巨木绣壁如韭,飞岩怒壑,不可尽状。立玉骨色类湖石,一峰拔地立,玲珑纤峭,高千余级,四面石壁刻露,攒青簇黛,似有高手堆叠而成。米南宫所谓秀瘦皱透,大约其体石之变幻奇诡者也。《《天目二》》

新安江清澈见底,峰峦翠叠,隐隐见水中,时有突出波面者,嵌空如湖石,江行之一快也。江为山所夹,束流千里,石湍迅速,目所注视,辄不能了。而山喜为回合,数步一转,前舟莽莽,忽如入壁,折而随之,乃知其为窅也。《《新安江行记》》

写山,写水,总带出作者的审美感受。换言之,宏道写的是经过他鉴赏过的山和水。感受强烈,故不惜铺陈描摹;白描之不足,且用比喻;一喻之不足,且用博喻;日常事物之不足喻,且用古人书、画、诗、文作喻,真亏袁中郎想像得出!无怪乎江盈科说“中郎言语妙天下也”!

中郎言语之妙,还表现在他仅用几句话,就能写出一种山水景象,描画一种情境。如写山峦:“南屏峰峦秀拔,峻壁横披,宛若屏障。”^[1](第 433 页)写山中室内景象:“溪光山翠,错杂几案。”^[1](第 459 页)写登高望湖所见:“每一登览,则湖光献碧,须眉形影,如落镜中,六桥杨柳一络,牵风引浪,萧疏可爱,晴雨烟月,风景互异,净慈之绝胜处也。”^[1](第 434 页)无论写动、写静,还是写景色变化,皆极生动、有味。不是丹青,胜似丹青。又如《鉴湖》中说:“阔可百十顷,荒草绵茫如烟,蛙吹如哭。月夜泛舟于此,甚觉凄凉。”《六陵》中说:“六陵萧骚岑寂,春行如秋,昼行如夜,虽联鞭叠骑,常若有恹啼鬼哭之声。”“碑碣皆荒断不可读。山势回合,架数败宇其间,惟有老松横道,杜鹃花啼血满山而已。”如此愁惨氛围、凄凉情境,作者仅用三五句就写出来了。其实,他这也是披露直尽,是将他的强烈感受,借助别具意味的典型物象充分显现出来。同一物象,因作者感受的不同,而含有不同意味。如在《五泄一》中,作者叹赏山景“奇哉”,故笔下出现的是:“花异草,幔山而生,红白青绿,灿烂如锦。映山红有高七八尺者,与他山绝异。”而在《六陵》中,同是写山石榴,作者便不用它那使人易生喜悦之感的名字映山红。而用它使人易有凄厉之感的名字杜鹃花,说是“杜鹃花滴血满山而已”。如此写法的好处,自非融情于景四字所能概括。

再说后者。游记中所记作者议论,全是即兴而发、因景作论,景物千变万化,文化底蕴各有不同,故

其议论,涉及内容广泛。其中以三种议论最为充分。

一是议论山水之美^⑦。除前引相关文字外,议论精彩的,还有《御教场》所言:“余为西湖之景,愈下愈胜,高则树薄山瘦,草髡石秃,千顷湖光,缩为杯子,北高、御教场是其样也。虽眼界稍阔,然我真长不过六尺,睁眼不见十里,安用此大地方为哉?”还有《禹穴》中所言:“昔王子猷语人,但云山阴道上。道上二字,可谓传神。余尝评西湖如宋人画,山阴山水如元人画。花鸟人物,细入毫发,浓淡远近,色色臻妙,此西湖之山水也。人或无目,树或无枝,山或无毛,水或无波,隐隐约约,远意若生,此山阴之山水也。二者孰为优劣,具眼者当自辨之。夫山阴显于六朝,至唐以后渐减;西湖显于唐,至近代益盛,然则山水亦有命运耶?”《禹穴》要义即在“西湖如宋人画”二句,但作者将宋人画、元人画特点说得穷形尽相,如此披露直尽,正反映出他游览二地时兴致的浓郁和审美感受的深刻。由于借助形象作论,文字亦秀润可爱。

二是议论历史人物。如《孤山》论林和靖,谓“孤山处士,妻梅子鹤,是世间第一种便宜人。我辈只为了妻子,便惹许多闲事,撇之不得,傍之可厌,如衣败絮行荆棘中,步步牵挂”。《湘湖》论张季鹰,言莼菜味美,“季鹰弃官,不为折本矣”。《钓台记》论严子陵,既“谓子陵知不可用而不用者也”。又谓“子陵以无用为用者也。知其无用而不用,此识胜也。不求用,人虽欲用我而不可得,此才胜也。故才与识,一者不至,未有能隐者也”。宏道在游记中多就古代隐者作论,固然是所到景点正有其人故事,所谓本地风光,不能不写,但也与他此时作为“野人”,正有“誓守丘壑不出”^[1](第499页)的心态有关。而他以健羨态度盛赞隐者的自由、无牵挂,和以无用为用,更是出自以自得、自适为最高人生境界的人生观。所以他议论人物披露直尽,也是在充分显露他的真性灵。

三是议论学问。宏道自谓越中之游,“无一刻不谭,无一谭不畅”,并说在新安“纵谈三日,几令斗山诸儒逃遁无地”。谈禅是宏道的习好,也是他一大特长。自言“仆自知诗文一字不通,唯禅宗一事,不敢多让”^[1](第503页)。他在越中不但谈兴极浓,还写了《[?]园寺碑文》、《与方子论净土》及《与仙人论性书》等谈禅论性的学术论文。故其在游记中论学,不过是他越中文化生活、学术活动的自然延伸。如《南屏》即就永明和尚佛法及其所著《宗镜录》作论,既道其始“欲于文字中求解脱”,“后来念佛修净土,皆因解脱不出,心地未稳,所以别寻路径”。又谓其《宗镜录》中“可商者甚多,一见当知之”。《云栖》,则说莲池和尚“单提念佛一门,则尤为直捷简要,六个字(指“南无阿弥陀佛”)中,旋天转地,何劳捏目更趋狂解。然则虽谓莲池一无所悟可也”。《兰亭记》中,说“古今文士爱念光景,未尝不感叹于死生之际”一段,亦为论学之言。此种内容存在于游记,无疑能加重游记的思想分量。而从他说得兴致盎然,也可想见他游览山水时神思荡漾、精神亢奋的状态。

宏道本来是一个有识见、爱思考、又好发表意见的人,日与名山佳水相接,新异景象层出不穷,又有胜友同游共谈,自然议论多多。除上述内容外,他还在《兰亭记》中肯定羲之《记》中见识,为《文选》未收其文而不平。在《灵隐》中称美宋之问“沧海浙江”、“扪萝剡木”数语“字字如画”。在《惠山后记》和《龙井》中大谈茶道。在《齐云》中批评“徽人好题,亦是一僻”,直谓“青山白石,有何罪过,无故黥其面、裂其肤?吁,亦不仁矣哉”。在《新安江行记》中,更对徽地民俗之变作一番议论。凡此种种,皆说得尽兴,说得明白。行文风格,亦与宏道此时自由、洒脱、游必尽其乐、谈必尽其所欲言的风度一致。

三、“信腕信口”,“文无定体”

袁宏道自谓“不肖诗文,多信腕信口”^[1](第1251页)。“余文信腕直寄而已”^[1](第1105页)。若要宏道举例,他肯定会拈出《解脱集》中诗、文。的确,“信心而言,寄口于腕”,是《解脱集》中散文表现艺术的一大特点。另一特点,就是宏道说的谑语十七,庄语十三,无一字不真。宏道以其散文“破人之执缚”,最使人耳目一新、最具震撼力的是“独抒性灵”,是以表现自我、张扬个性和追求自由、自得、自适之乐为显著特征的艺术精神。从艺术表现方法而言,则从这两处入手。

和拟古派剽窃、模拟古人,以丧失自我为代价不同,宏道为文信腕信口,是以抒发性灵即言其心中所

欲言为目的的。尺牋本是写法最为自由的文体,宏道尺牋虽然信腕信口,长短随意,亦可不论。游记一般都记山水为主,但宏道偏以写游观山水感受为主。由于所记山水不同,所达之意有异,加上感触有深有浅,兴致有高有低,故其信腕直寄,文无定体。如《西湖一》写望湖感受,记游湖开始的日期,记“湖山好友凑集”之时,是以日记体作游记。《兰亭记》记兰亭旧址仅五句话,数百字皆谈理论,是以论体为游记。《西湖四》写作者和方子公对“西陵”之“陵”当作何字的不同看法,是以考证文字作游记。他如《惠山后记》像一篇茶经,《湘湖》像一篇莼菜志,《钓台记》像史书中的传论,《云栖》可入和尚碑记,《湖上杂叙》、《天目一》如同今日之总结,只是文字奇妙,纯写山水之美而已。

至于写法,尤其灵活、自由,以致结构松散、一题多义、前后语言风格不一。《西湖一》前半写望湖心动,文字优美,诗意画境,引人遐想,后半概叙实记,即与前半文风迥异。《六陵》记六陵凄凉景象和作者的感慨唏嘘,末尾却写上一节:“游六陵之日,子公醉甚,戏弄马鞭上,几堕。”也是有事必记,无所不写。又如《灵隐》,引白居易《冷泉亭记》借言其景,兼作考证,借论宋之问诗句写韬光远眺所见之妙;《禹穴》写山阴风光之美,从王子猷“山阴道上”之“道上”二字切入,《游惠山记》从“余性疏脱,不耐羁锁”和眼下无聊心态写起,都是“法受性灵”,唯意所向,自成文体。其中,也有篇法、章法极严整者。如《五泄一》,严格以游踪为线结构其文,写五泄之美,渲染、衬托得好。文中写作者、陶氏兄弟和王静虚在不同景点的不同表现,都极富个性。特别是写静虚的言语态度,对写景的引人入胜、对文章层层深入,都起有点睛作用和樨头卵眼的作用。而篇法、章法严整者,也可以说是信腕信口、文无定体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由于宏道游记以写人物性灵为主,以记游观感受为主,故其文结构自由、章法自由,表现出小品化的倾向。它的文无定体,实际上学的是“世说体”。“世说体”,“其特征是:篇幅短小,用语简略、生动。记述人物饶有意味的一桩轶事或几句佳言妙语。体若丛残小语,有剪裁而不求结构完整”。“具有清新、俊逸、简淡、玄远的艺术风貌”^[3](第 873 页)。宏道游记的小品化,其本质特征是无拘无束地表现作者的真性灵。就散文结构形式而言,则可分为纯作小品和以小品缀合成篇两类。前者如《吴山》、《鉴湖》、《西施山》、《初至天目双清庄记》、《听响水石记》、《石桥岩》等,皆是。后者如《西湖一》、《西湖二》、《飞来峰》、《灵隐》、《天目二》,都可视为集小品而成。像《天目一》写“七绝”之妙,每记一绝,即为一小品。

和《世说新语》用语简淡、玄远不同,宏道游记,用语标致、流丽、明朗,而以谑语居多。这个特点,也显现在《解脱集》所收尺牋和杂著中。游记如前引《西施山》之对话、《天目一》所记作者别山僧之语,皆是。尺牋如前引《陈正甫》、《孙心易》中谐语,又如《汤郎陆》谓“来札云‘酒毕再来取’,此一语甚妙,……然则弟可谓勇于服善者矣”,《张幼于》中谓“幼于既不爱颠,请以自赠如何”,《江进之》中谓“省得一事,是一事便宜,此山人家穷算计也”,《王百谷》中写作者见“求子者如沙”,自“命道士通词,但云某子已多,此后只愿得不生子、短命妾数人足矣”,皆是。杂著如《碧晖上人修净室引》全用游戏语写净寺两“圣僧”,《药师殿记》写莲公僧房有五“可喜”,皆是。作者在后文中即言其“信笔叨叨如此。语语似戏,字字逼真,后之君子睹斯记者,嗔与,笑与”。这“信笔叨叨”、“语语似戏,字字逼真”,实可看做他对自己此时所有散文写作方法和用语特点的概括。

要指出的是,他的“信笔叨叨”、“语语似戏,字字逼真”,是和他独抒性灵、明白达意的语言要求一致的。他赞成出语通脱,信腕信口,但他又对人说:“诗文之工,决非以草率得者,望兄勿以信手为近道也。”^[1](第 1258 页)故其为文信腕信口,能做到用语平易、明达、通脱、自然,是与他追求个性化的“本色独造语”,对语言狠下锤炼功夫分不开的。

至于宏道此时为文,为何多用谐言谑语,中道说得明白。即所谓“意在破人之执缚,故时有游戏语,亦其才高胆大,无心于世之毁誉,聊以抒其意所欲言耳”^[1](第 1711 页)。当时拟古派好“引古词、传今事”^[2](第 255 页),又好用“套语”^[1](第 502 页),宏道时用游戏语,即欲破此“执缚”。其思维方式和为文效果,或如他对张幼于说的:“世人喜唐,仆则曰唐无诗;世人喜秦、汉,仆则曰秦、汉无文。”“不肖恶之深,所以立言亦有矫枉之过。”^[1](第 502 页)他是厌恶世人的好引古词、用套语,而使“一切文字,皆戏笔耳”^[1](第 495 页)。聊作戏笔,虽有矫枉之过,却成就了他散文的本色美,使之成为可与苏轼同论的散文家^⑧。

注 释：

- ① 其尺牍《管东溟》云：“湖上栖息一月，与良友相对，一味以观山玩水为课，如食荔枝，中边皆甜，快活无量。”
- ② 袁宏道尝谓“在官一日，一日活地狱也。人亦何为而乐地狱也哉”（《袁宏道集笺校》卷五《罗隐南》）。
- ③ “近得”一句不可小看。中郎越中之游，能尽显性灵而极乐，其狂放举动、逍遥意态、逸兴谐趣、奇言妙语，以至精彩诗文，无一不与陶氏同游有关。盖其人心地、情趣、修养与中郎大体相同，故能相互激发、相互感染。真所谓游佳山水，尚须好游伴。中郎亦谓“山水、朋友不相凑，一败兴也”。
- ④ 如《灵岩》中记以西施故事开僧人的玩笑，如《百花洲》记作者以“无他物，惟有二三十羹艘，鳞次绮错，氤氛数里而已矣”，回答江盈科所问“百花洲花盛开否？盍往观之”，皆是。
- ⑤ 当时他就慨叹官员身分的不利于游，尝谓：“甚矣！乌纱之横、皂隶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听曲此石上者如月。”（《虎丘》）。
- ⑥ 《五泄二》有云：“暮归各得一诗，余诗先成，石簣次之，静虚、公望、子公又次之。所目既奇，诗亦变幻恍惚，牛息蛇神，不知是何等语。时夜已午，魑呼虎号之声，如在床几间。彼此谛观，须眉毛发，种种皆竖，俱若鬼矣”。
- ⑦ 宏道尺牍，也有议论山水之美者。如《吴敦之》云：“东南山川，秀媚不可言，如少女、时花，婉弱可爱。楚中非无名山大川，然终是大汉、将军、盐商妇耳。”
- ⑧ 杨汝楫《新刻袁中郎全集序》即云：“时人谓其字句中，自有一段逸气挟之而行，一种灵心托之而出。说得破，道得出，自有宋坡老以后，惟中郎有焉。”（《袁宏道集笺校》附录三）

[参 考 文 献]

- [1] 袁宏道. 袁宏道集笺校[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2] 李健章. 袁宏道集笺校志疑 袁中郎行状笺证 炳烛集[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 [3] 熊礼汇. 先唐散文艺术论[M]. 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
- [4] 袁宗道. 白苏斋类集[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 何良昊）

Review on the Art of *the Essay Disengagement Corpus* by YUAN Hong-dao

XIONG Li-hu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XIONG Li-hui (1944-), male, Professor,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hinese ancient essay and the literature in mediaeval.

Abstract: The essays and poems in YUAN Hong-dao's *disengagement corpus* is the fruit of practicing reformation on the essays and poems under the theory of afflatus. The artistic spirit of the essay reflected the writer's respect to the freedom of individuality, the pursuit of leisure, and the treasure to individual life. It's artistic trait is "write all", "revealing", "verity" and "not be confined by the style".

Key words: *disengagement corpus*; leisure; straightforward; verity